

# 奧古斯丁的基督教哲學

## ——神學論題引介

吳飛

主題策劃

奧古斯丁，一向被當作基督教思想體系繼保羅之後的又一個奠基人，被當作從古典文明向中世紀和現代文明過渡的重要人物，西方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。他的思想不僅統治了中世紀八百年，而且在宗教改革和啟蒙時期，也是人們重建西方文明理想的重要資源。在現代西方文明的方方面面，我們都可以看到奧古斯丁的深刻影響。今天我們所熟悉的許多命題，如無中生有、原罪、三一、神義論、自由意志等等，都和奧古斯丁有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。可以說，不了解奧古斯丁，就很難全面深入地了解基督教文明。在西方學術界，從奧古斯丁死後，對他的研究就開始了，到今天仍然非常活躍。由於奧古斯丁的著作卷帙浩繁，對他的理解一直展現出非常豐富，乃至相互矛盾的面目。這使得對他的研究既存在很大的空間，也面臨非常多的困難。

在整個二十世紀，中文學術界對奧古斯丁都是相當陌生的。雖然有一些他的著作翻譯出版，也有少量的研究問世，但對於奧古斯丁在西方思想史上的真正地位，他的主要論題，基本上沒有深入的研究。但在今天，奧古斯丁早已經是一個經常被提到的名字了。他最重要的幾部著作《懺

悔錄》（*Confessiones*）、《論三一》（*De Trinitate*）、《上帝之城》（*De Civitate Dei*）都有了中譯本，有些甚至有不止一個譯本，《〈創世記〉字解》（*De Genesi ad litteram*）的譯文也即將出版，另外一些著作的中譯本也已經有數種之多。<sup>\*</sup>與這些翻譯相配合，在過去的十幾年裏，中文世界也已經出版了若干部有分量的奧古斯丁研究著作。其中，周偉馳先生的《記憶與光照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1）和《奧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9）打破了國內奧古斯丁研究的沉寂，有着筌路藍縷之功；其後夏洞奇先生的《塵世的權威》（上海：上海三聯，2007）與吳天岳先生的《自由與意願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10）相繼出版，前者開拓了政治哲學的思路，後者則在純哲學的範圍內辨析，使中文學界奧古斯丁研究的水平直追西方同行；章雪富先生的《救贖》（北京：世界圖書，2013）、孫帥賢棣的《自由與團契》（上海：上海三聯，2014）等，都在深度和廣度上都進一步提高了對奧古斯丁研究的中文水準。此外，還有其他一些有分量的專門研究與重要論文，都豐富了國內奧古斯丁研究的景觀，拙著《心靈秩序與世界歷史》（北京：三聯，2013）亦有幸廁身其中。時至今日，奧古斯丁研究已經成為漢語基督教研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領域，成為當前中國西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關節點。更為可喜的是，隨着中文奧古斯丁研究的發展繁榮，我們在這裏不僅可以聽到歐美學術界的許多流派、論題、爭論的回音，而且中國學者之間已經相當自覺地形成了自己的問題意識，彼此之間有着健康的交流、爭論和批評，這是一個健康的學術共同體非常重要的標誌。

---

<sup>\*</sup> 各中譯本的資料可參各主題文章的參考書目。——編注

國內的奧古斯丁研究在很多重要的領域都有論著，但大體上集中在這樣三個大的論域：形而上學、人性論、政治哲學。

形而上學是奧古斯丁思想的基礎，也是他作為承前啟後的思想家的原因所在。奧古斯丁的形而上學集中在兩個大問題上，即創世論與三一論，既深刻地體現出新柏拉圖主義的影響，也展現出非常重要的原創性，都貫穿了他全部著作的始終。他一生數次闡釋《創世記》，在與摩尼教二元論的爭論中試圖確立上帝創世無中生有的絕對性。但也由於無中生有創世觀的特殊性，無論與摩尼教還是新柏拉圖主義相比，他的許多命題都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困難，乃至後人對於他是否真的擺脫了二元論都存在很多爭論。三一，作為早期大公教會的一條重要教義，是在奧古斯丁手裏才真正得到充分的哲學論證的。奧古斯丁不僅用三一來解釋上帝和他的創世，而且以此來理解世界的構成與人性的結構。這兩個命題對於西方哲學的基督教轉向有着至關重要的意義，在後世也不斷得到非常重要的迴響。目前，已經有不少中國學者呈現出對這兩個問題的興趣，而且相關的討論也非常深入。

人們通常認為，深度自我是在奧古斯丁筆下才成為一個真正的問題。奧古斯丁對於以後西方文化中精神氣質的影響，就尤其體現在他對人性的討論中。他將保羅以來已經反覆強調的罪概括為「原罪」，使伊甸園中墮落的神話傳說變成一個非常深刻的人性論命題，並以此主導了西方哲學中人性論的歷史；奧古斯丁在與摩尼教的爭論中，既然強調一元論和無中生有，就不得不直接面對使惡的起源問題，在許多重要著作中都反覆討論，從而使得這個問題成為基督教思想，乃至西方哲學史上無法繞開的一個理論

問題；為了解釋惡的起源，並配合他的三一哲學，奧古斯丁將自由意志提到了一個空前重要的地位，而且由於對預定論與自由意志都有非常深入的討論，使自身的思考就呈現出巨大的張力，而與佩拉糾派 (*Pelagians*) 的著名爭論，更開啟了後世反反覆覆的思想討論；和這些問題相關，奧古斯丁對意志與慾望，特別是愛慾的討論，對情感不同層次的辨析，對意志的轉向和內在猶疑的思考，對人性結構的反覆辯難，以及對性情、前性情、內在自我、內在人等重要問題的反思，都為後人開闢了巨大的討論空間。正是由於奧古斯丁的人性論有着極其豐富的面向，而在中國的奧古斯丁研究中，這也是一個尤其收到人們關注的問題。上述每一個問題，在中文學界的奧古斯丁研究中都已經展開了重要的討論。

在政治哲學史上，奧古斯丁同樣是一個不可繞開的里程碑。隨着近些年來國內學術界對西方政治哲學研究的一再深入，奧古斯丁的政治哲學也已經得到了相當廣泛的關注。他在《上帝之城》中提出的兩城說，成為中世紀政治實踐中兩把劍理論的直接來源，既為各派人物所深刻認同，也成為政治動蕩的直接思想來源，對於在兩城之外是否有第三座城，即塵世政治究竟是否有正面意義的問題，既是歐洲政治歷史中長時期的現實問題，也是目前國際奧古斯丁研究界中的熱門話題，國內已經有不少學者非常深入地進入了對這一問題的深度討論。與兩城說相配合，奧古斯丁在《上帝之城》中構建了宏大的世界歷史觀，與此前優西比烏 (*Eusebius*) 的歷史觀迥然不同，對以後西方的歷史哲學有至關重要的意義。在這兩個宏大命題之下，奧古斯丁對婚姻、家庭、城邦、帝國、教會、奴隸制、戰爭、

政治現實主義等具體的社會政治問題都有廣泛的討論，對這些問題的相關研究在國內學術界也有非常深入的展開。

承蒙《道風》提供一席之地，使我們可以具體而微地展現奧古斯丁研究的幾個方面。這個論題中的六篇文章從不同的角度切入上述論題，可以呈現出中文奧古斯丁研究的大體面貌。

第一篇是章雪富、石敏敏合寫的〈友愛、團結和羞恥——論奧古斯丁《懺悔錄》和《上帝之城》的共同體觀念〉。論文將奧古斯丁放在從古希臘哲學向基督教哲學的過渡當中，並且結合了《懺悔錄》與《上帝之城》兩部著作中的討論，深入細緻地討論了奧古斯丁對友愛與羞恥的討論與希臘思想的差異。第二篇是朱振宇的〈《懺悔錄》中的個人生平與世界歷史〉。《懺悔錄》前十卷與後三卷的關係是奧古斯丁研究中的著名問題。這篇論文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非常獨特的角度，如果其結論成立，則自我、世界歷史、創世三個問題在《懺悔錄》中就被統一到了一起。第三篇是孫帥的〈愛的重量：奧古斯丁世界的自由秩序〉，討論了愛的形而上學基礎。對自由意志和愛的討論，是奧古斯丁人性論研究中的重要問題，但孫帥將對這個問題的考察放在大的形而上學視野之下，從而揭示出奧古斯丁哲學體系更總體的風格。第四篇是陳斯一的〈奧古斯丁論虛無、質料與惡的起源：一份形而上學解釋〉，仍然繼續了人性論的形而上學基礎問題，但將討論的重點轉向了更純粹的創世問題。奧古斯丁對創世的形而上學討論的目的是駁倒摩尼教的二元論，但又不得不在為惡找到一個恰當的位置，這是他的哲學的難點，也是陳斯一文章的入手點。第五篇是拙作〈無中生有與精神質料：奧古斯丁《創世記》詮釋的兩個問題〉，試圖考察奧古斯丁創世論思想中最困

難的兩個問題：無中生有和精神質料，看奧古斯丁形而上學的基本特點和對古典哲學的實質轉變是甚麼。第六篇是劉長安的〈奧古斯丁的「若我犯錯，我存在」與笛卡爾的「我在，我存在」〉，考察奧古斯丁與笛卡爾哲學的差異。笛卡爾和奧古斯丁有許多說法非常類似，這是哲學史上的常識，但兩個人實質的異同究竟是甚麼？本文非常細緻地對比了兩個思想家的說法，指出奧古斯丁思想中的三一結構才是笛卡爾哲學最缺少的，這就將奧古斯丁放在了更大的哲學史發展中。

這六篇論文的主題有交叉，有爭論，許多角度非常新穎，有些問題是國內學術界第一次提出來討論。我們希望這一期的論題，能夠進一步推動中文學界的奧古斯丁研究。

作者電郵地址：wufeister@pku.edu.cn